

史

記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止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

為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高祖微

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

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

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瑣口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嬖好

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隨稱姬者姬周之姓

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顯棹是也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

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
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

音其紀反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

又音祈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

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

日名澤高祖八年卒謚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鄼侯徐廣

一作鄭。索隱曰鄭鄼子產為交侯徐廣曰次兄呂釋

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

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

呂后紀

也異母

索隱曰母曰曹姬

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

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

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呂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

王呂后最然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亦巷

如淳曰列女傳曰周

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求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

之掖庭也。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慈聞太后怨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

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

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孝
 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
 獨居使人持醪飲之雜助曰醪鳥食也以其犁明孝惠
 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
 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索隱曰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毒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
 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
 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
 自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

呂后紀

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
 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
 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
 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為壽齊王
 索隱曰之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醪齊王
 音捧泛也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說王曰太
 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
 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
 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孟等尊爵也春秋總
 目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
 謂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也索隱曰
 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
 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天之道此即婦人稱

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

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

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

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冬起邸第於京師

也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

年城就素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里三輔舊事

云城形似此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

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前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

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正義曰解能實反言哭解

懂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丞相巨佗解辟彊曰帝母
節解也又紀賢反請解義也

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畏君等君全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

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不用事如此則太

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

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

安陸王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大

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譚

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

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

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

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王陵讓陳平然侯曰始與高帝嘔血盟索隱曰嘔郭首使接反又云或

作嘔又音丁腭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王欲王呂氏

諸君縱欲阿意誓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終侯曰

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

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

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廢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

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

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侯都之縣名也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

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廼追

呂石經

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

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即中令無擇徐廣曰為博坊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坊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

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

章為朱虛侯齊志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

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游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

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

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

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

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

也信都縣西三十里漢扶柳縣

也有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

高祖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

曰今陳留郡 子不疑為常山王 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

東垣 子山為襄成侯 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

邑也 子朝為軹侯 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

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 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

軹城在懷州絳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 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 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 太后

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 徐廣曰

之少 為胡陵侯 正義曰酈名屬山胡陸續康侯後二年常山

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

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 漢書見

呂台紀

四年封呂頹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他俞音輸○正義曰

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侯索隱曰

曰表云呂台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呂成侯正義

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

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鄱州南陽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曰中

邑侯朱通山都侯上姑開松越侯徐獨滕侯占更始體陵侯越時無子許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

而入宮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

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

廼幽之亦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六

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一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

懼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懼欣交通而天下

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

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

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發位

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

稱元年者以太后稱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

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虛關

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喜居處驕恣廢

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呂后紀

興居為東牟侯

素隱曰韋昭云東萊縣

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言之於

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園守之弗

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劫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

以惡讒女亂國兮上而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

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徐廣曰舉一作與

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

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

丑趙王幽死以民糶葬之長安民冢次也丑日食晝晦

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止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大傅立

皇子平昌侯太為呂主更名梁曰呂曰濟川太后女

弟呂頹素隱曰韋昭曰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

太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廼以劉澤

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

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

趙王不得自然一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

歌詩四章令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

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

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廢王

趙代王謝願行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上侯泣次第一如淳曰呂大若

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表有第一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

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靈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

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呂后掖還正義曰掖若

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掖高后掖掖音戰勿涕復見卜之

云趙王如意為禁高后遂疥疥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

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

王

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以軹魯元王偃及封中大

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即如淳曰

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呂蒙祝茲侯徐廣曰呂蒙諸

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

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七

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主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

產心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

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共謀我即

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

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侯王王子弟為侯者謂之諸侯也

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

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方丞相審食其

為中大夫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

承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

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

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

而立朱虛侯欲從也與大臣為之齊王欲發兵其相弗

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誅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

三十八

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一第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
臣為齊王孝惠崩為后用事春高聽諸呂擅廢帝更
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字比猶類也趙惠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
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
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
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
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言漢朝之相
國呂產等廼是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
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

呂氏紀

此益呂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

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

不可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曰：撫，鄒音。以獸反。與音漁。又作豫。注：浩云：猶，遠類也。印

鼻長尾性多疑。又說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

性亦多疑。受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

子與猶字冬涉川，猶字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

聽水而此云猶字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

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

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

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

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

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

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寄往絳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

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瑛那代常山王呂氏立三王索隱

曰梁王產趙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

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

死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請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

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監而之國齊

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

呂后紀

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

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嬃師古以爲言見誅滅無處所也嬃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

申旦平陽侯筮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

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

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趣產急

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

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姓也尚符節張晏曰此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

索隱曰張晏云此信子也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符節定三秦死事子候

則通非信子 張說謬誤 廼合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鄴寄

與典客劉揚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素先說呂祿曰帝使

太尉守北軍欲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為鄴兄徐廣曰音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

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

檀為劉氏左檀軍中皆左檀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

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

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

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

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

呂昌記

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忿弗勝馳語太尉太尉

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期案韋昭曰訟猶公也○索

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謂訟也廼遣朱虛侯

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

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

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則中如淳曰百官表

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

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

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

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

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答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然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昆弟貴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

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
今齊王母家駟鈞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
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文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
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
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
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滿漢朝有乘欲後九月文
日即閏九月也時律曆發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晦日
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晦日
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
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因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
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大僕汝陰侯滕公入

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蹇左右執戟

者指兵罷去徐廣曰指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

告亦去兵滕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

天子至尊不敢潔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

備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

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

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

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迎代王於邸報曰宮

駕四馬侍中參乘騶車三十六乘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

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尉往諭

謁者十人皆指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

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郢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無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

呂氏作妃

及正軒掖

尚私食其

志懷安忍

性狹猜疑

置鳩齊悼

殘暴威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殖醢

支孽艾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苗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

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

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

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

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

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

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

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

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噫血京

師公傳曰京大下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京隱曰漢書與作牒音路丁牒反漢書陳湯杜

崇皆言世血無盟敵事廣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

願大王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

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

諸侯蒙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

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

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牙境上交此所謂磐石之

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與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三人自安難動三矣八以呂太

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行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索隱曰即紀通一呼士皆去沮為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
為使其黑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 東牟之親外畏
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 獨准以王與大
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
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 計之猶與未

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刑曰大橫

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張晏曰大橫

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 辟賢王啓

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

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心按庚猶
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絲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
杜預云絲兆辭也詩肯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
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

言

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

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

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言矣母可疑

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不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

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

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二輔舊事云秦於渭

南有輿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以通一宮之間造橫

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像此神曾

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兒醜脚善圖物出班

於是拱手與語曰山見我留乃出班以遺地村

留竟之又設水故置其象於水上背以上魏太祖

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

長安北二里心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咸陽宮在渭北只

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亦謂橋長三百八十

步又関中記云石挂以北屬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

扶風石在以南屬京兆也

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大尉勃進

曰願請間言索隱曰包惜音閑言從句空開與語願師古云間容也猶言中間請容也頃當有

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索隱曰臣而議之曰

文云郎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

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敖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奉言應劭曰周

成王時彫伯人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東宮劉揭皆

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審奉宗廟臣謹請

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元伯妻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

項王劉仲

之妻嗣案蘇林曰仲子潭為吳王故追蓋為頃王也如
許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鎮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
為鄼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
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
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
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
部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
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

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三日天

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以寡人不佞不足以稱

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

王計宜者故下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

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

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

廷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
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
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
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
靜宮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處非
帝索隱曰按漢儀云皇
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即索隱
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
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
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
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
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

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
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

不霑爵不霑爵五日文頴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

索隱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酺出食為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

亥皇帝即除正義曰主謁高朝右丞相平正義曰此徙

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

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

矯遣灌將軍頭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擊漢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片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賜金千片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向產坐

之及為收斂於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
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取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
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止則民懲罪當則民從且
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
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三見其使其
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
請奉詔書以收斂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
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
律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
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弗歆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
索隱曰嘽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嘽志言
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嘽作慙音慙今縱不能博求

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矣皇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

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

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闕

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豫哉諸侯

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人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

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

由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重於子非所以愛

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

安昏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

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殺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

乎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三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

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

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言之以撫海

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索隱曰言不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

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

帝以立子為後一欲獨尊其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

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王太

孝文紀

子母為皇后

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

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

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

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

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

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

為壯武侯

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

義曰括地志云壯武侯故城在東州即墨縣故城諸從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

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

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

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

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

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甲徒嘉等十人

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

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

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音靜。索隱曰按表知鈞封郭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郭

鄆屬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

曰括地志云樊縣城在兖州瑕丘西南二十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南所封人或說右

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

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

相徐廣曰八月月中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

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

下驩欣驟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

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

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

留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

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蝕文也一本作月

蝕然史書不烈月食上曰朕聞之天亡秦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

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

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言

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
 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
 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乘是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
 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
 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也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
 非好非也。索隱曰蘇
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近
 其意餘說皆諫憫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將軍軍太僕見馬遺
 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縱同言
 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縱足充事也餘皆以給置傳
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二十里一置
 故樂考亦云傳置一也言東傳者以傳次受名東曰置者

孝文紀

以馬取匹傳音丁然反如淳云律四馬高尺為傳三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駟置急車一

馬曰正月上帝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

東也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昭曰籍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便務農也籍曰景帝

詔曰朕親耕右親祭為天先本以與朕親率耕以給

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朕親率耕以給

宗廟乘盛應劭曰黍稷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

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

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

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應劭曰旌楷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誹謗之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也誹謗之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之狀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夫之今乃毀施也索隱

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京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

外橋梁頭四柱不是鄭文註禮云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

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

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際之民或祝詛上以相

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單祝詛也。索隱曰

韋昭云謾相抵剛也說文云謾欺也諛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諛中道而止之也

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學文想

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

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符五國宋當發山遣使者合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沙尺五寸鐫刻第一至符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也。索隱曰

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楯云古留涼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

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

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制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

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嬰從者魏敬殺

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

甘泉

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饒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舉賜食帛越巾刀佩

帶民爵有級或賜田租之半或因是謂之幸○索隱口應劭云甘泉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巨瓚云甘泉山名林光素離宮名又頭氏按邢承宗西征賦註云甘泉冰名今按因山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六

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爭邊境所以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

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

吏入盜甚教無道亦約也其故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遣丞相頴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云發中尉漢書曰

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幸如帝自甘泉之高奴因

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德

晉陽中都民正義曰故成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二歲留游太原十餘

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

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武為大將軍將十萬

往擊之補侯賀餘廣曰性簡以文帝十一年卒諡曰敬

古國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為將軍滎陽七月

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趙詔有司曰濟北王替德反上

註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

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

來也。駟案張晏曰難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

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發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
 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遣
 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奔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發勿王羣臣請
 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
道有邛山正義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
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邛都縣
本都國漢為縣也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長
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
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山又云邛都山在雅
州崇經縣界崇經武德年間置大羣嚴地華陽國志云
邛都山故邛人築入已山巖峭峻曰九折乃至上
下有凝冰按即王尊在者也今從八折西南行至嵩州
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
 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

考文記

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

王素隱曰名安衡山王素隱曰名廩江王素隱曰名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道禍自然泥而福繇德興百官

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

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素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

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

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素隱曰緹音啼

鄒氏音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

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三十三 中三十三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

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

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儆正義

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

民知禁犯黥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

犯宮者雜其糞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而民不犯何則

其衣括而無頰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

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

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

刑合一九三○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

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云以滌亂人徒

孝文紀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紉而愚民作焉詩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昔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上曰農天下之本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
與賈俱出在無異也故除田
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

徐廣曰姓孫封其子
單為餅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

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勅兵申教令賜軍吏卒

帝欲自行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曰必

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赤徐廣曰姓重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道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曰年于今歷日

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

祀澤場珪幣音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

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

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言室素隱曰音禧福也皆

歸福朕躬不為百姓然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

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

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

之事傳也言方今土德特十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

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

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後召魯公孫

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

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

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牙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

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

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蒼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富有玉

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咨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坦平誅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

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

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坦平佳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坦平事

寬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

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頌胤按亦雅孤竹

此戶西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

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凶災並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天

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

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軼音轍韋昭曰使車性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

送轍。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預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討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

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

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矣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

為元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一人也項野王云元元猶隅隅可足變貌未安其說雖記異也和親已

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

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各也綱案漢書百

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号勉其名後此官

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以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

巖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為車騎將軍軍飛狐

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為車騎將軍軍飛狐

如事曰在代郡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

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險名也嗎

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

句乎俱包愷音鈞也

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

且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

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句奴傳云細柳在長安

西如淳云在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

渭北非也

茲侯姓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

徐各得軍棘門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

外橫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

外

漢文記

侯母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發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

吏負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蒼云吏倉無

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

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

馬服御無所曾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廣

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項氏按新豐南縣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

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為上常衣緋衣如淳曰賈誦云身衣阜緋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

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

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

六

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氣化兄弟以德報之
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諸病不朝就賜几杖
羣臣如表盜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
似借音以物借
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
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
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遺
四十七
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
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
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

佐百姓全崩又使重服以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

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

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贊曰方四方也內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朕既不敏

常畏過行以蓋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以長懼于不終矣乃

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眇與嘉之如淳曰

也得卒天其矣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

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飮酒食肉者自當給喪

事服臨者皆無踐服度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

踐也晉灼曰漢詔作踐踐法也

○索隱曰漢書名荀爽所作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

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毋發人男又哭臨宮殿宮殿中當

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

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日織七日釋服

服炭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

中祥大祥以紅念領綠也織者澤也九三十六日而釋

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

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

三十六日以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不復起墳山下川

流不竭絕也其水名以為凌號○索隱曰母有所改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

家重也 人顯也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

徐廣曰姓徐 卿索漢書百 官表曲屬國秦 為將屯將軍

李奇曰馮奉山為右將軍 以將屯將軍為名此臨主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城填塞事者 索隱曰復音代謂穿填 出土下能已而填之即以為填

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富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

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 藏郭

穿復土屬將軍武之已 漢書云乙巳葬皇南道 羣臣皆

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

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收天 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 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 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高廟酌

張晏曰：上月旦酌酒八斗，成名曰酌。酌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金助。

祭所謂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五京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

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也。羽籥五行舞，周

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

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

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樂，文始五行之

舞者，其樂摠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

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刑籥木文，鋪居先次，即奏

五行，五行即武舞也。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

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

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

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減。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弔，蘇林曰：刑不

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孝文紀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

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

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景帝采

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其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

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且各

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祀天子

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阜陵南陽太守撫使者世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

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

年任政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乃成

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

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

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緋衣率俗

露臺不營

法寬張武

獄恤緹紫

霸陵如故

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